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野莲 著



落荒

Min Jian Pei

WANG

《血色黄昏》背后更为真实、惊心动魄
而又发人深省的绝痛和绝恋

中国工人出版社

落荒

野莲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荒/野莲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12
ISBN 7-5008-2380-0

I. 落… II. 野… III. 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76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010)62005034

发行部(010)62005042/62005049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10165—20194

定 价: 23.80 元

内容介绍

浩莽、神秘、深邃的内蒙古大草原腹地，群狼号野。

踉跄在狼嗥深处的，还有一位纯洁、善良、含羞草似的北京女知青。她深挚地爱上了知青领袖——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从此，被摄去了思想，一同寻找反修防修的真理；从此，她爱得苦涩、焦虑、恐惧、迷茫、失落、惨烈、苍凉，心碎得都在滴血；从此，由盲目到盲从，受到“知青反革命小集团”、“内人党”牵连后，因为抗拒揭发以整个生命爱着的知青领袖，遭到监禁、斗争、诱供、劳改、凌辱，受尽折磨。深怀“牧人”大志的知青领袖获罪思想，被捕入牢，不堪非人的虐待，绝食、装疯、自杀未遂，最后，因为恐怖，更因为仅有领袖之志而无领袖人格，出卖了亲哥哥、嫂嫂，险些酿成人间惨祸。他成为自由人后，又为生死相许的女主人公设下陷阱，惊心动魄。是自劫？是人祸？是天意？武斗，抄家，夺权，逃难，行乞，拒捕，跪哭，盲从，内讧，劫狱，暴动，自焚，尽在这千古轮回的人造混沌中，读来似曾相识而又不忍回视。

本书，是来自历史瓦砾的生命史记。

本书，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女性义无反顾地捧出的心灵珍藏。



落 荒

中国统治者历来夺取天下都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你当我来这里真的只是放放牛羊吗？我的目标是“牧人”而不是牧羊。牧人首先要征服人心。

—— 一位内蒙古边境的知青领袖，男主人公

他送给我花手绢，实际是纵容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的表现，作为资产阶级出身的我，不当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去影响无产阶级出身的他。

—— 一位“黑五类”出身的女知青主人公

你竟敢看帝国主义的反动小说！美帝作家写的东西，怎么能看？！铁证如山，你有什么可狡辩的？！

—— 一位管理知青的兵团干部身份的男主人公



落 荒

他疯了也在呼喊我的名字啊！我浑身都在颤抖，汝明，汝明呀！我亲爱的汝明，你精神失常成这般模样，可以想见你经历过怎样的折磨与痛苦，可以想见你作为一个男人的忍受力到了怎样的极限，我恨不能以身相替！

我跌跌撞撞地朝着墙壁轰然撞去，顿时，眼前金星四溅，一片黑暗，没有了痛苦，没有了悲伤，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真正地反思自己，才能走出骗局，走向新生。

女知青主人公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不爱的人，会爱天下百姓吗？

一个连自己最亲近者都欺骗的人，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志”，会怎样对待天下百姓和共过患难的战友呢？又会设下多少讳莫如深的大小骗局呢？为了将骗局维持与支撑到底，他会怎样利用权力、权谋、权术并且无情地干出些什么来呢？他一旦得志，会不会去“负天下人”，以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真理的名义制造新的惨痛和苦难？作为不幸者，他与制造不幸者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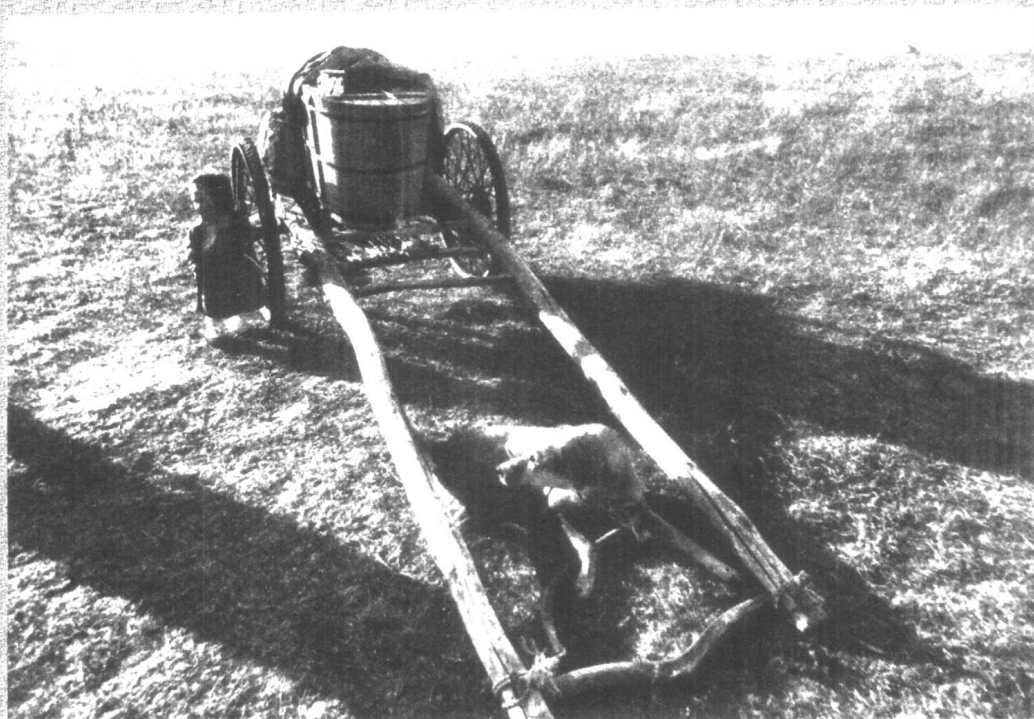
落 荒

他有政治领袖之志，却不具应有的人格魅力、博大胸襟与献身精神，驾驭不了自己的欲望和极端功利的意识，骨子里是一种真正的永远的自卑。于是，只有借助心术、谎言、告密和各种手段。一旦有了条件，必然还要借助暴力。这种有着重大人格缺陷而又目光远大、思路宽阔、工于心计并且颇有洞见的人，一旦得志，将会做出翻天覆地的事情来，给国家与人民带来恐惧、动荡和灾难。他的个人行为 and 个人的文化结构，已经说明了他的这种可能性。他清醒地知道应该怎样寻找与等待机会。他时常流露出对希特勒的欣赏，并且说过，秀才造反，十年不行，一万年也不行，在中国搞政治，需要点流氓、无赖精神。他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领袖之志，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深刻的帝王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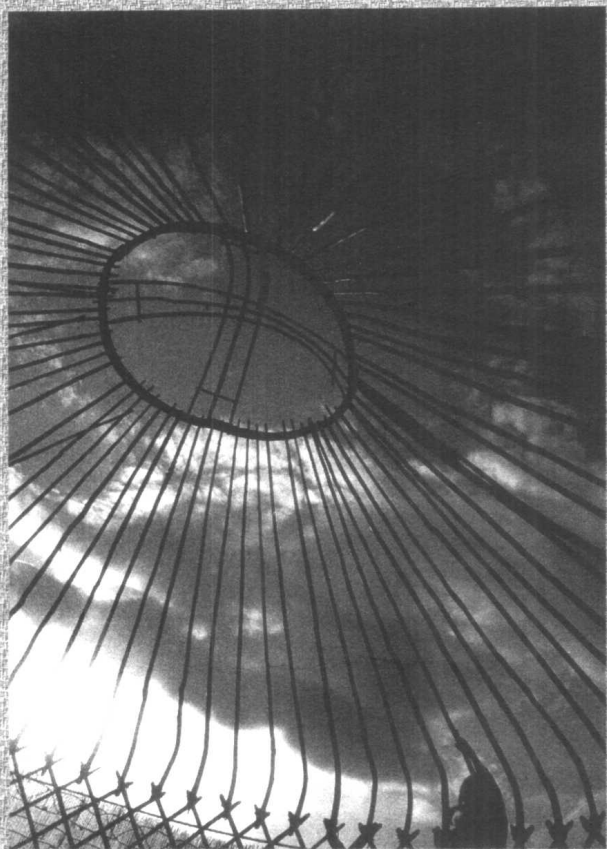
—— 一次知青主人公们聚会时的公议











希望在于民间文本

“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将是《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追求与责任；也应该说，除了老鬼、刘小萌、邓贤、杨志军等人以独立、自主、富有勇气与个性化的努力，托起了一页页知青历史的殷红，大多数读物沉溺于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记忆里，普遍缺乏记忆的真髓、血性与骨质，缺乏灵魂的深度与灵魂处境的深度，缺乏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知觉、痛觉和耻感，缺乏对心灵深刻而细腻的触摸，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浅、单薄、圆通；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我常常想，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空前绝后的历史。有感于此，这套文本将有意远离虚饰和浮嚣，远离媚俗与媚雅、拜金和拜权，把追溯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本真、本源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精神作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尤重长篇非虚构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及长篇纪实小说（亦称新新闻主义小说、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努力汇萃散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尤其是忠实于原生状态、袒呈个人与集体灵魂世界的文本，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历史。这是一种质地和硬度，更是一项艰辛的抢救工程，从历经三十年风剥雨蚀的民间记忆世界里，抢救出聚蕴着中国知青最真实原生状态和灵魂处境的精神文物。正是这些最个人、也是最集体的原生状态与灵魂处境，曾

经强化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乃至一种文明、一种文化的特征。

其实，20世纪中叶发生的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是文革大批判、大揭发、大清查、大武斗、大串联运动的继续，是一大批既缺乏知识、思想、尊严、道义、宽容、理性以及一切现代文明精神又被彻底剥夺学业的青少年背离文化、科学和现代文明进程，并且集体地汇入更加缺乏文明教化条件的小农经济者的汪洋大海去“脱胎换骨”的运动，于是，这片东方古大陆数千年的农民的流民历史，第一次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别无选择地演化成了市民的流民历史，其形态、规模、深刻性乃至对整个社会每一个体、集体的冲击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旷古罕见。于是，那独特、复杂、迷乱、荒唐于我们这颗行星上一切历史与文明而又被三千万少男少女共同拥有的人生活剧上演了，万般悲怆，却不具有丝毫的悲剧品格——严峻、崇高、充满魅力，反而荒唐、浮嚣、怪诞得一如闹剧。从开幕时的轰轰烈烈，到落幕时的凄凄惨惨；从狂妄时的横扫一切，到落魄时的迷惘幻惑甚至精神崩溃——太多堪称史诗般的盲从、疯狂、浮躁、僵化、奴性、愚忠、堕落；太多史诗般的求索、纯真、奉献、执著、坚韧、忘我以及实属无知、浅薄、非理性却又是惊天动地的极端异化的英雄主义——全都属于历史却又真实得太不像历史。其中的灵肉相离，恨爱错乱，黑白颠倒，命运无常；以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失落，彷徨，恐惧，焦虑，孤独，憔悴，绝望，万象尽有。那石上啼痕，田间嗟吁，花下枯

ZHONGGUOZHONGQINGMINJIAN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BEIWAN**

MINJIANWENBEN

骸；那浩瀚在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上的人格解体，灵魂放逐，信仰危机，尊严沦丧；那黑夜娩出的血红，人造神话的坍塌，历尽沧桑而九死不悔的真情，被劫掠去生命中最实质生命的过程，不是神话却又荒诞得胜似神话。来自那个年代的人们，如果没有深刻的渗透到髓液的万千复杂感受，甚至遗忘与善于遗忘，那么，我们的生命不仅是苍白的，卑琐的，而且是虽生犹死的。死亡只是消灭人的肉体，遗忘则是消灭人的灵魂，是一种比肉体死亡更为深刻的死亡。我们这一代人，本来也是宇宙之子，万物之灵长，但是，一个个精致的生命却天然地缺少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愚化、奴化与兽化，不仅最集体地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和生命意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而且在“彻底埋葬封资修”的激狂中，最主动、最自觉、最坚决、最不分青红皂白地切断自己的一切文化根基。我们堪称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也更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崩溃的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以极端主义与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思维方式，只讲敌我，不论是非，缺少宽容与博爱精神，更缺少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约束，排斥一元以外的一切多元的思维方式，排斥文化的伟大旨意，排斥人类一切最深刻的经验、高贵的理性、情感和世俗的逻辑，惟现代个人迷信是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进而成为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粗暴地、野蛮地、自以为是地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武化，以民主的名义消灭民权，以真理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派同伐异，派异伐同，张扬奴性与兽性几近极致。我们告密、检举、造谣、中伤，自以为是反戈一击。我们捕风捉影，罗织罪

名,逼迫无罪的人们交待滔天罪行,自以为是阶级立场鲜明。我们向亲生父母宣布划清界限,自以为是大义灭亲。我们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批斗同胞,落井下石,刑讯逼供,抄家劫舍,动辄“炮轰”,“油炸”,“砸烂”,“宣战”,“遣返”,“示众”,“揪出”,甚至殴打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制造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冤案,使无数人日夜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里。我们的恶行只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没有做不出来的。我们是一群什么族类呵,自诩为龙子龙孙,却不曾有过龙脊龙骨龙髓,骨血里涌动着亦狼亦羊的髓液,凶残而又卑怯,一如鲁迅所言:“遇见了狼,就成了羊,遇见了羊,就成了狼。”我们浩浩荡荡、争先恐后、热血满腔地挤进灵魂屠场,阉割、肢解、烹杀自己的灵魂,并且以慷慨“赴阉”、“殉阉”的激情和壮怀去阉割、肢解、烹杀他人的灵魂,自以为是真理、为正义、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自以为幸福、神圣、光荣,且歌且颂,群舞群蹈,翩然扭动起我们至今不敢回眸一望的太过丑态百出的“忠字舞”。我们愚昧、愚忠、愚顽、愚妄,貌似偶像崇拜,实为根深蒂固的对天人政教合一的势力崇拜。呜呼,我们民族精神之弱何以至我们一代而如此极矣!谁为为之?如果我们的子子孙孙问及,有谁能够相信——整整一代人,几乎没有背对命运的慷慨悲咤,没有支撑人格、良知、尊严的高贵脊梁与头颅,没有自救的义举,没有真正的灵魂幸存,更没有谁因为文明的倾覆而以砥以砺。其时,我们已经沦为一堆喧嚣的、躁动的、混乱的、没有思想没有骨骼没有良知没有廉耻没有怜悯心的异类。我们活着,精神集体地匍匐与低徊,人的种种生动属性正在渐渐失去。在万象生成湮灭和消残的轮回中,我们作为无限时空的有限过程,曾经有过的愚昧与无耻,其实

ZHONGGUOZHONGQINGMINJIAN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BEIWAN**

MINJIANWENBEN

是一种远比历史更悠久的愚昧与无耻。我们崩毁的不仅仅是生存的质量和生命的精神,更是对几千年来太多愚昧与无耻的记忆世界。于是,我们有了超越历史的更加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无耻,有了远比千山万岭的倾覆更为可怕的、浩瀚而深远的记忆世界的倾覆。

大河干涸断流了,还有石滩。

森林滥伐殆尽了,尚有秃岭。

记忆丧失了,便是丧尽一切!

我们沉溺于或流行的、或通俗的、或统一的记忆里,自己本身的记忆失去了自重、自为、自强,失去了神圣的自然与世俗的自然,失去了灵性、品性、个性的弘扬和精神家园,失去了常识、常情与常理,失去了自决力,失去了应该拥有的完整的人格,失去了民间记忆不可以失去的尊严、质朴、秉赋、自主、高贵、顽强和不可替代性,失去了其自身具有的无限价值与永恒使命。我们的记忆濒临危亡。我们尚未有过以拒绝遗忘而拒绝死亡的开始。至今,也尚无见到集体的自责、忏悔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复活。面对自身经历的空前而浩大的历史,我们没有因此而促进人格结构的健全与尊严意识的集体苏醒,更没有通过历史的不幸去产生卓越而绝对的精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自省自新。我们日夜流浪着的灵魂世界依然遍布荒原、沼泽、夜色和废墟。我们负有我们本该负有却从未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凡此种种,一并构成了太阳系这颗恢恢运行的蓝色星球上最独特、最混沌、最光怪陆离的一页人类历史,一隅人类行为,非个体的笔力可以再现于万一。

我寄希望于写自民间的文本。

我更寄希望于来自大山、大漠、大泽、大荒的中国知青们群体的合力，一同艰辛跋涉，走出记忆的真实处境，真正找回也一定能够找回我们曾经有过的最本真的视觉、听觉、知觉和痛觉，找回民间记忆最本质的属性。民间记忆不是怀旧的闲适、活祭的烟火、精神私通后的宁静，不是历史法庭里怯于出庭的证人，不是比死者更深邃的沉默，不是浑浑噩噩之天地、醉生梦死之日月，不是刺之不痛、唾面自干的麻木，不是与蛆一样低的匍匐、爬行与苟活，不是精心腌制的灵肉，不是曲伏在地的脖颈上挂满的铃铛，不是依偎在大大小小弄权、弄钱、弄人者怀里的撒娇求宠，不是隆胸、修眉、涂脂和翘兰花指，不是一代又一代大王们高耸尊臀洪渲出的丝竹之音、兰麝之气，不是既定规范下的腾挪跳跃、凌波微步、虎啸蛇行，不是一再掌嘴后的三跪、六揖、九叩、感恩、唱诺，不是流氓、娼妓、无赖、骗子、贪官、恶霸们巍峨的牌坊，不是将谎言巧饰后入诗入画入歌的艺术，不是任意揉进眼睛里的太多沙砾，不是忠字舞、忠字坛、忠字歌，不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不是支撑华丽皮囊的软骨、朽骨与霉骨，不是历史上一切血海骨山上的歌舞升平……我常常自问，我们知青群体乃至我们民族是否真正有过民间记忆？我们的民间记忆是否也同样遍布废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间记忆的摇篮与家园？我以为，真正的民间记忆尽管有着贫寒的烙印，但却具有高贵、质朴、生动而完整的品质，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有着永远的精神的品性、灵性和血性，自立、自尊、自主、自由、自决，多层次、多结构、多元化、多重合，支撑与维系着无数生命、历史、文明、常识、良知和秩序的延续。真正的民间记忆是人类最古老的良知与人类精神光芒不竭的能源，是一种文明

ZHONGGUOZHONGQINGMINJIA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BEIWAN**

MINJIANWENBEN